



情感

人走茶不凉 吴中伟

周末去区里参加“中考复习研讨会”，中场休息之余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收到朋友发来的一张老照片。看着屏幕上青涩的自己，突然有种似曾相识的“陌生感”。那时刚工作不久，有股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的冲劲。时光如水，而我就像逆流而上的小船，飘飘忽忽地回到了十几年前。

记得那天是2013年4月21日，春意盎然，阳光灿烂。说是朋友，也是以前的老同事。多年的相处，总感觉叫“同事”有些冷冰冰的，少了点人情味，还是叫“朋友”温暖、亲切一些。他年长我不少，按年龄应该叫叔；在专业上，他是我的前辈，还是学校中层领导，负责办公室事务。但他为人谦和低调，从不摆架子。他在学校主教语文，因为写得一手好字，也兼代书法。初次见面是在“进益楼”的办公室，我急着去领一些教学用品。

“庐江哪儿的？”只见他戴着金丝眼镜，微微抬头问。见我不吱声，他又问了一句。那时，我刚考编到庐江，他纯正的庐江方言，一时间，我也没怎么听明白。

“不是庐江，我是桐城的！”我下意识地挠挠头，终于听懂了。

“桐城派故里啊，怪不得看起来文绉绉的！”他放下手中的活计，站起身来，朝我上下打量着。“备课本，要是不够，随时过来拿！”他瞬间切换成普通话，像是怕我听不明白，“刚毕业的年轻人，备课可要下点功夫哟！”我默默点点头。记得大学刚毕业时，父亲就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过：这年头，给你中肯建议的，都是你人生路上的贵人。

之后，也没有太多的交集。国庆节后返校，到了“新教师展示课”的时候，心里骤然紧张起来，横竖一条心，“丑媳妇总要见公婆”！按学校“青蓝结对”的安排，他自然又成了我的师傅。办公室里里外外的事情千头万绪，纷繁琐碎。白天他忙得脚不着地，一刻也不得清闲。只有到了夜晚，校园师生散尽的时候，他才泡杯浓茶，坐在靠椅上，强打着精神。“教学设计准备怎么样了？拿来，我看看！”他轻轻呷了口茶，径直开口问道。慌忙间，我递上原稿，等待着一场“暴风骤雨”。

“这个地方要改！”他皱了皱眉头，“表述要严

谨，不能模棱两可！”他用红笔圈了出来，灯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。我一时竟失了神，蓦然，就想起了鲁迅的《藤野先生》。“还有提问，要善于启发、引导学生，循循善诱，不能单刀直入，更不能自导自演……”他的声音洪亮，但语气缓和了下来。看我一脸紧张的样子。他转而又自言自语道：“是不是对年轻人要求苛刻了点，也是希望你尽快成长……”

往后的接触便多了起来，教学上的，生活上的。他有时饶有兴趣地问我：“六尺巷”、“东柞门”、方苞、刘大櫆，还有桐城的“蒿子粩”。转眼就到了九年级，那是我第一次带毕业班。虽说年富力强，但着实也缺乏经验。

“周末，合肥有场语文教学观摩活动，我给你报名了！”别看他平时通情达理，一旦“固执”起来，也不容分说。“孩子小，刚满一周，周末还想回趟老家……”这些话，在心里不断翻转、盘旋着。看他满怀期待的表情，话到嘴边，又咽了下去。“多开阔眼界，多向名师学习！”他郑重其事地说着。我也清楚：外出学习的名额是他争取来的，不容易！那天的课是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，由江苏名师黄厚江执教。那天窗外的花儿很美，就像岑参看到的塞北皑皑白雪。

2020年9月，我通过选调入职合肥。临走前，我请他吃饭，还是以前的大排档。饭桌上，两个人，四瓶啤酒，我和他都喝得东倒西歪。两个人，都不胜酒力；两个人，都心照不宣。忘了说了，他姓董，今年7月即将退休，照片是他整理电脑材料时偶然发现的，他便转发给我，让我存下来。幸得有这照片，让念想有了轮廓，有了画面。殊不知，时过境迁，记忆就像一团薄雾，终究在时光的洪流中蒸发殆尽。他送的书法——“天道酬勤”，我找人装裱起来，挂在客厅的醒目处，也牢牢地记在了心里。

人走茶不凉，真好！

行走

雨夜奎屯

董地轴

曾与奎屯有过一面之缘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天山脚下准噶尔盆地边缘这座戈壁小城艳阳高照，眼前是大面积的棉田，一朵朵白色的小花开得无边无际，城郊林木成荫、花草成园。然而，这一幕瞬间即逝，随后扑面而来的便是几天几夜的茫茫戈壁……

再经奎屯是因为穿越独库公路，到达奎屯已值西域的傍晚时分。稍加修整，在街上溜达一圈顺便找个有特色小吃的地方。谁知，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，密密麻麻的雨帘让人喘不过气来，也彻底颠覆了我对戈壁小城的认知，打起雨伞，走在湿淋淋的大街上，看不到一个行人。心情愈加沮丧，心想这么大的雨，明天穿越独库公路不就如同过澡堂子了吗，云雾弥漫茫茫会什么都看不到，那些关于天山深处刻骨铭心的念想，只能静静地埋于心底了？正懊恼之际，在一个十字路口，我们遇到了一位中年女士。当我们问起哪里有特色小吃时，她示意我们跟着她走。交谈之中得知她是河南驻马店人，上世纪八十年代跟随父母来到库屯，属于兵团二代。“这地方就在天山脚下，偶有雨水，小城干净，比我们老家环境要好得多。”她主动热情地与我们交流。当得知我们要走独库公路，正为天气烦恼时，她说，“不用担心，这里的雨不会下很久，说不定明天早晨会晴空万里呢。”她给我们指了一条街巷的几家饭店便独自走在雨中。

奎屯几乎是一个纯汉族城市，民族餐厅不多见，那位女士给指路的街巷居然有几家民族餐厅。我们走进了一家哈萨克人小吃店，店里人不多，轻盈曼妙的哈萨克音乐让人愉悦。奶茶、馕包肉、手抓羊肉，一件一件摆满桌面。尤其是哈萨克族自制的酸奶，真是让人唇齿生香，回味无穷。窗外的雨打湿了玻璃，街灯映照着绿树在湿漉漉的玻璃上朦胧斑驳成了一幅精彩的油画，这奶香和音乐唤起了我对明日独库公路的遥想，千里迢迢走到奎屯，穿越天山深处又该是怎样的一道风景。

饭店出来，雨仍在淅淅沥沥的下着……这个西域小城的夜晚竟然就在这湿润的空气中缓缓流逝而过，走在雨中，给人江南水乡的幻觉。此刻，望不见近在咫尺的天山，更感觉不到戈壁的荒凉，似乎只有雨，只有无人的街道向前延伸。街道笔直宽敞，两侧的林木花草缠绕着街区楼宇，随着街灯在雨水中摇曳，让人感觉小城是如此的娇美安宁。对于生活在山水相依之地的我来说，一年四季都身处绿色满园的园林化城市中，一般对城市绿化不会太在意，而对于准格尔盆地这座小城来说，这里降水稀少，蒸发量大，满眼的绿色是可贵的。

在一片绿意包围的街巷，我看到“书吧”招牌的房子里，有几个年轻人在安静地读书。外面细雨飘飞，里面书香满溢，只见一女子将满腹才情寄予电脑键盘敲出的一枚枚文字之中。低吟浅唱之处，字字缓，声声慢，这一缕缕文思随着窗外的雨声，飘拂在小书吧的一角，沉淀在这个雨夜。

时值初夏的夜晚，我站在酒店大厅突然感觉一阵寒意。不禁想起史料中奎屯地名的由来。最早，乌孙人给奎屯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哈拉苏，意思是“黑色的泉水”。后来，成吉思汗大军西征途经奎屯，正值隆冬季节，他们沿天山北麓过精河，有个士兵因酷寒耐而叫了起来，“奎屯，奎屯”，意思是“寒冷”。翻开天山地形图便可知，奎屯处在准葛尔盆地最宽阔的地方，南边的天山在这里裂开一道山口，寒流聚集此地冲向塔里木盆地。这里冬天的温度低于零下35度。冷空气会沿着山坡下滑，把山下相对轻暖的空气挤到海拔较高之处，就形成了上暖下冷的逆温现象，加之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又被天山阻挡，堆积在凹陷冲积扇上，这里正好位于天山山前凹陷区，因此就更冷了。原来，奎屯因寒冷而得名。思绪间歇，抬头便见窗外居然悬挂着一轮明月。

随笔

读书和写作 李云斌

年少时，见兄长们克服重重困难都在读书，耳濡目染让我有了读书欲望。正逢读书年龄，恰遇读书无用论盛行，书成为奇货可居。为了有书读，经常千方百计去搜集，凡是能找到的书籍，无论古今中外都如获至宝，如饥似渴地阅读，有时被书中的故事情节吸引，能废寝忘食。

如果出借人有归还日期限制，为了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，常常手不释卷。吃饭时面前放着书，趴在牛背上手捧着书，睡觉时不忘在枕头旁放一本书，就连上厕所的时间也不放过。像陀螺样忙不停的母亲生气地说：“我看你将来可就吃书！”谁料一言竟成谶。三尺讲台，四十春秋，书亦人生，人生亦书，书成为我终身伴侣。

学物理，教物理，地地道道一理科男，张口即力，热声光电，满脑子储存的都是公式定律，与文学书籍渐行渐远。

2019年走下讲坛，不必再为饭碗操劳。人生最快乐莫过于我的时间我做主，能够做自己感兴趣的事。市图书馆恰好在我居住的小区旁布点一悦书房，给我提供了许多阅读的方便，我喜欢的古今中外名人名著可信手拈来。

从朱自清、沈从文、汪曾祺等前辈的字里行间闻到浓浓的烟火味，平常生活被他们写得趣味盎然，读起来有滋有味。莫言、贾平凹、路遥等与我是同时代人，蹉跎生活是人生中难得的一笔财富。虽然所处生活环境不同，但

文学作品一定烙上时代的印记，从他们的字里行间能看见自己的影子。

每个星期保证读一本书，在阅读过程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学知识和内涵，提高文学素养。“秀才不出门，全知天下事”。阅读使我开阔眼界，让我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。同年九月又报名参加合肥老年大学《文学写作与欣赏》班学习，逐步提高写作和欣赏能力。

年轻时有个当作家的梦，始终没有找到圆梦的机会，一直难以释怀。大量的阅读和继续学习，令我收获颇丰，激发我的写作欲望。终于能静下心来我手写我心，直抒胸臆，重踏追梦路。开始是自娱自乐，慢慢学会在有关网络文学平台上发表，接着陆续有文字登上报刊杂志，去年还出版了散文集。

见到我发表文章的同学和同事惊讶地问，你不是教物理的吗，怎么写起文章？我戏言，以前教好物理是必需的，首先是饭碗，其次不能误人子弟。现在阅读和写作是纯属爱好，没有功名利禄的烦恼，没有进度和任务要求，能发表则发表，不能发表权当打发时间。

人各有志，退休后，有人热衷于游山逛水，有人喜欢垂钓休闲，有人嗜好打牌下棋。我读书，我写作，我愉悦。

